

參

勤

母

的

離

望



「我一邊磨墨，一邊聽廣播劇，一下子就寫完了。」現在回想起來，都是愉快的記憶。

童年的書寫，是最早規矩的學習，學方的端正，也學圓的包容。從沒想過，就這樣和書法結下不解之緣。「書法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就像每天喝水那麼自然。」「我現在非常感謝他，讓我有機會學了書法，又跟了我一輩子。」父親的無心插柳，她終生受益。

一般人以為她寫字總是一揮而就，殊不知每一幅字，她都是嘔心瀝血，窮盡心力。書寫之前，她總要花上幾天時間勤讀經典，細細咀嚼，再在小紙片上構圖起草，用心經營，胸有成竹之後才下筆。

晨光中，把紙鋪滿在地，清瘦的個子握著巨管毛筆，站在紙上揮毫。她屏氣凝神，心澄如白紙，一心一意都在筆端。隨著墨色飛舞，從右邊第一個字的第一筆開始，寫到左邊最後一個字的最後一筆，要寫出精髓要義，要寫到透澈淋漓，更要寫來一氣呵成。

「她揮筆運臂，一旦落筆就人筆合一，不能想、不能停、不能改，正如蘇軾所謂『行於所當行，止於所不可不止。』加速的狂草之際，那枝筆幾乎要倒過來挾持著她，領著她前進，宛如神靈附身而人不由己。」作家余光中的形容最為傳神。

也因此，每寫完一幅字，她總是大汗淋漓，濕掉好幾條毛巾。在她眼中，毛筆是有生命的，毛筆加上墨加上水，生命力就更強了。儘管一管在手，她早已駕馭得服服貼貼，但總有不聽話的時候。每一幅字，她總是用全副身心去對付，一處不滿意，鋪紙再重來，一日不滿意，隔日繼



她揮筆運臂，一旦落筆就人筆合一，不能想、不能停、不能改，正如蘇軾所謂「行於所當行，止於所不可不止。」

攝影／劉振祥

「把文字當作藝術來從事，我想這門藝術就獨一無二了。」她很有信心。
一九九九年是另一個重要的轉折點。

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

那年南藝大成立，老朋友漢寶德是首任校長，知道她向來好強，邀她南下參觀，試著挑戰她。「我們新校舍空間有的是，妳要不要寫一張。」

「老天，那麼大個空間，那麼高的牆。」

「小一點的？那旁邊的牆面，有小的。」

這個激將法果然厲害。回到家，她憑著視覺做了一張十二尺×十五尺，「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」，語出《詩經·小雅》，那是對一代青年學子的鼓舞和寄盼。九個字，她寫得很大很堂皇。掛上廳堂，這才發現，字寫大了，氣勢出來了，祝福和期許的心意也跟著放大。

「這是我第一次做這麼大。寫那麼大當然是被挑戰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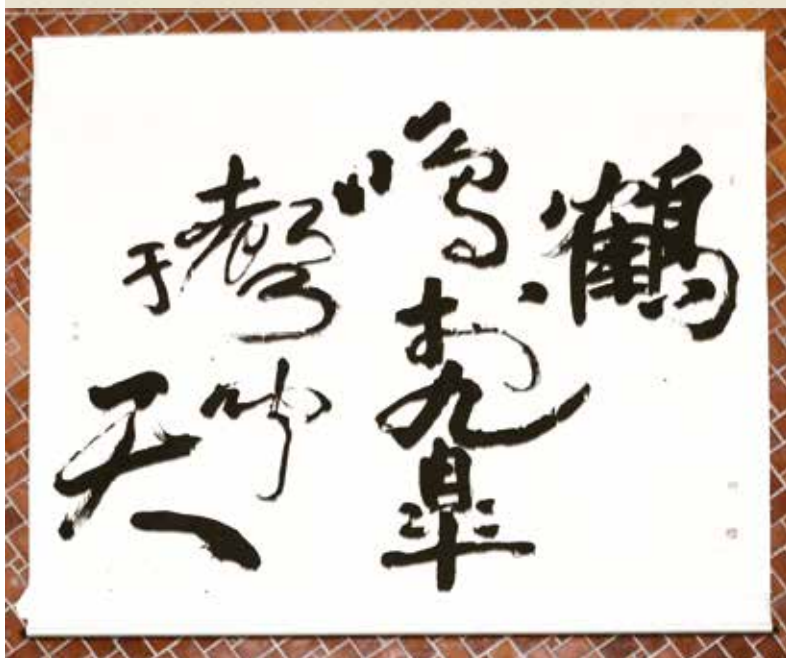
「為什麼書法只能掛在一般客廳？我就是不服氣。」

之後，她開始挑戰各種不同的尺寸，字也愈寫愈大，大到一個字有一個人高，大到一整面牆都不夠她揮霍。

「寫那麼大字就是要過癮，盡可能的挑戰自己的極限。」



1



2

1 年輕的董陽孜，走上一條人跡罕至的創作之路。

照片提供／GOMX

2 董陽孜「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」，臺南藝術大學。
照片提供／臺南藝術大學

「我把字寫得那麼大，大到你不能不見，大到能打動你們的心，大到讓所有年輕人受到鼓舞。」說這話時，她的嗓門很大，手勢更大。

當這些巨幅書法以昂然之姿巍然挺立，觀者很難不被她雄渾大氣的線條所震懾。漸漸開始有年輕面孔在她的作品前流連再三，驚嘆字也可以寫得這般好看，幾個線條筆畫，也可以這般耐看，這才知道書法的厲害。不少年輕人買了畫冊，排著隊，請她簽名。

「我好喜歡妳的作品！」青春的臉龐上真情流露。

「因為你們不寫書法，不用毛筆，就顯得我好。」她總也不忘適時機會教育一下。

只是，字寫大了，挑戰也來了。第一個就是挑戰展場的空間。二〇〇〇年，她在歷史博物館展出，找來設計師陳瑞憲幫忙做空間規劃。他設計了一個基座，斜著放，讓向來垂直掛在牆上的作品斜躺下來。

「幹嘛讓我的字躺下來？這不就像墓碑嗎？」她大聲抗議。

「放平的意義，代表著永恆。」他也振振有詞自有一番道理。



董陽孜「滾滾長江東逝水」
2004，臺北市立美術館「有情世界」
180 X 543cm
照片提供／臺北市立美術館

於是，從九十度到零度之間，兩個人展開一場拉鋸，最終總算找到一個雙方都認可的角度。觀者除了從正面看，還可以繞上一圈，那是書法展覽一次全新的觀賞經驗。「家太小，寫那麼大的字，攤在地上根本不夠放，只有畫展時才能掛起來。我所有的展覽也是為我自己而展，我自己就是第一個觀眾。」她顯然很滿意。「人跟字的比例，或者人怎麼遊走在字裡面，我覺得可以找到新的可能性。我鼓勵她用一個開放的態度或體能的極限，去詮釋她對字的創作。」陳瑞憲玩出了興趣，也不忘再次挑戰她。二〇〇四年，果然更大的挑戰來了。

滾滾長江東逝水——有情世界

她耗盡自己體能極限，一氣呵成寫出三國演義的卷頭詞「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……」的長篇巨帙（三尺×六尺×五十六張）。全長五十七公尺的尺幅，要如何在有限的空間裡讓觀者一次看完，她再次把難題丟給陳瑞憲。

「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我大學就想寫，後來也想寫，直到二〇〇四年才寫出來。」

「我跟陳瑞憲說，本來是你要考我的，現在變成我要考你了。」她等著看他這回又怎麼接招。

陳瑞憲在北美館最大的展間，用木座築成一個橢圓的環形巨幕，把她的字從這一頭拉到橢圓的另一頭，試圖讓觀者走完一圈就剛好看完一幅字。橢圓中間再鋪上白淨細沙，營造江邊觀浪的情景，人們走進這個歷史時空，就在白沙上留下腳印。結果那次就有兩萬多人，在她的字前留下他們的足跡。

兩個人再次合作，又是一場精采的書法與空間的對話。「為什麼有些字擠在一起，又有些空間只

有幾筆幾點，在裡面就看到很多空間的可能性。」陳瑞憲發覺她的字自由度特別大，給了他很大的想像空間。

「建築師從我的書法裡看到三維空間，是他們看到的嗎？其實是我有意在做啊。因為淡墨跟濃墨的交叉，因為字形跟字形的排列，空間就出來了。」她開心自己的努力有人看到了、也看懂了。

文字間的音樂——心弦

二〇〇七年，她開始一系列以「心弦」為名的創作。「每次寫東西的時候，我自己聲音就高音、低音、重音、輕音。」她聽到書法裡頭的音樂。隨著墨色飛舞，隨著筆下字態的流轉，她譜出澎湃胸中的旋律。她要讓大家聽聽她的心弦，也希望藉此撩撥觀者的心弦。

「音樂在哪呢？就在線條、點捺之間。」

「不只文字裡有音樂，文字與文字之間也有音樂。」她指出。

於是，在「行於其所當行，止於其所不得止」裡，可以聽到叮咚的打擊樂；在「既來之則安之」、「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盡時」裡，聽到的是綿長的弦樂；在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裡，則聽到大自然的風雨聲。

每一張字幅裡有它的旋律，十一張字幅又共同奏出一篇交響曲。樂曲終了，她特別留下一張空白，讓大家聽到萬籟俱寂的無聲之音。此時無聲勝有聲。



1



2



3

1 董陽孜「既來之則安之」
2006,「心弦」系列

2 董陽孜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
2006,「心弦」系列

3 董陽孜「行於其所當行，止於其所
不得不止」
2006,「心弦」系列

三幅作品尺寸皆為 180×776cm

「你看到這個字句，你聽到我的旋律，心中也跟著起伏，這就是文字的美。」

因為「心弦」，很多人第一次聽到了書法裡頭的聲音。不懂電腦的她，還和多位年輕數位藝術家玩起「聲動書寫」，經由數位科技解構字形、玩味墨韻，讓活在網路世代的新新人類也開始親近書法。年輕朋友看書法，沒有太多的包袱，往往更能單純的從直覺去欣賞。他們在她的字裡看到三維空間，看到顏色，聽到音樂，甚或看到字在跳舞。也因此，她愈來愈相信書法不是過時或老掉牙的玩意，她甚且重新定義自己的角色。

「我是學藝術的，我不是書法家，我如果只是書法家，書法就死掉了。」

她開始有意識的寫給年輕人看，寫給國外藝評家看，她要用源源不絕的創意能量，帶給觀者新的體驗，她要用她的作品大聲宣告，書法也可以是現代藝術。

二〇〇九年機會來了。

九個無，一個有——無中生有

她決定找八個建築師一起玩書法玩空間，楊岸、阮慶岳、劉小康、胡恩威、胡德如、簡學義、黃永洪，老搭檔陳瑞憲。他們要一起「無中生有」。「他們都是大名鼎鼎的建築師，我一個一個打電話去邀約，要他們出題，給我文字，我寫完了再交給他們去玩。」

「九個『無』，一個『有』。唯一的『有』：『有所不為』，是我要寫的。臺灣社會動盪不安，

如果每個人都能『有所不為』，社會就會和平。」讓書法藝術與當代接軌，她也不忘用文字發聲。

當代藝術館接受了她大膽的提案。「年輕人都在當代館，認定這裡邊是當代藝術，我的書法一定要在這裡玩。」

這是一次書法、符號、空間的跨界對話、跨域創作、跨平臺展演合作。經由期約創作的形式，書法家和空間設計師相互激盪，探討書法融入當代視覺環境的各種可能。「跨界有助於擴大專業視野，跨域有助於超越自我局限，跨平臺有助於掙脫框架，開創新局。」展場上，開宗明義點出策展精神。

這場被譽為史上最好玩的書法展，建築師們以「無」字出發，在不同展間盡情展現玩書法的異想世界。或變成多媒體的互動遊戲，或製作書法創意家具，或穿越林中曲徑拓印「無」字篆書，或拿扇子捕捉十二組「無」字書法光影，或運用大量的再生紙切割書法呈現文字的體積與重量，或邀請觀者參與「無殊」的認證遊戲……。

陳瑞憲則再次透過一個空間裝置和書法家對話，也讓大家自動坐下來寫書法。演繹東晉王羲之「臨池學書，池水盡墨」的精神，他設計一個十五米長、十一米寬的巨大池子，再倒入三噸重墨汁，讓人們在墨池邊，在歷史的微光中，安靜地拿起筆來，重溫古人習字的美好。

「一進來，小孩都不吵了，聞著墨香，大家臨池一起集體創作。」陳瑞憲發現。那是一種極為動人的性靈的力量。這件超大尺度的作品，也讓陳瑞憲抱回第三座「亞洲最有影響力」大獎。

儘管過程中有建築師故意逗她，要她寫「無印良品」、「無法無天」，她也不生氣。她的氣度與態度，在在讓建築師們大大折服。「至於好不好玩，我想應該不錯，至少我玩得很開心。」胸有成竹的她，滿臉是笑。

大膽跨界——追魂

引領書法作為當代藝術，二〇一一年起，她更是火力全開，大膽跨界。「早先我在家裡創作，做完了，交給畫廊裱畫店，就完了。做了跨界，跟不同領域的人接觸，這是開了我的世界，開了我的門，讓我走出去了。」

像個頑皮且具有高度實驗精神的孩子，她的雷達一直開著，永遠閃著好奇的靈光，想盡各種點子把她的字丟進年輕人的世界裡，看看會擦出什麼火花。每每講到興奮處，她總是眉飛色舞，手舞足蹈，雙眼發亮。

「追求藝術的人，你永遠不知道你做的下一步是什麼，因為知道了你就重複了嘛。」

「因為沒有前例可循，因為未知是那樣的吸引人，這也就是藝術的可貴吧。」

她喜歡做沒人做過的事。她一手策畫「追魂」音樂會，把詩人、樂手、數位藝術家兜在一塊相互激盪，一起追詩人的魂，追書法的魂，追祖靈的魂，追大自然的魂。透過書法、現代詩、爵士樂和數位影像的混搭，讓書法詩中有樂，樂中有詩，創作出一場場別開生面且充滿詩意的即興演出。「書法和爵士樂也有相通的地方，他們都是即興的。」她開心地發現。



1



4



3 2



- 1 董陽孜／陳瑞憲「私塾・習」
2009, 臺北當代藝術館「無中生有」
照片提供／臺北當代藝術館
- 2 董陽孜／楊岸「無可無不可」
2009, 臺北當代藝術館「無中生有」
董陽孜／黃宜清
- 3 董陽孜／黃宜清
2012, 高雄市立美術館「無聲的樂章・變奏曲」
照片提供／高雄市立美術館
攝影／林宏龍
- 4 董陽孜／姚仁祿
2011, 華山1914文創園區「無聲的樂章・有聲的書法」
照片提供／大小創意